

《易》學與校讎學

謹以此文獻給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輩——來新夏教授

鄭吉雄

一、兩類“校讎/校勘”

校讎學在中國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如果說文獻是文化與文明的載體，“校讎”就是保證文化文明能藉由文獻獲得完整而準確地承載與傳播的一門學問。古人常常強調讀書治學要“求義”，揭示經典文獻裡面的“意義”是最終目標，而校讎作為“方法”是達至目標的必要工具。倘若方法不夠完善，目標就無法達至。本文藉由《周易》的版本與異文作為範例，說明中國古代經典文獻存在一種“一字多義”（polysemy）的現象，以及這種現象和校讎學之間的關係。

“校讎”也稱之為“校勘”，原本是指文獻的核對；但廣其意義，也指涉因整理文獻之需而對於圖書知識進行分類的工作。這兩種意義的“校讎”，原本都和劉向（77BC—6AD）有關。因為劉向校書中祕，不但在技術上對文獻內容進行對勘校正，其所編《七略》，也對於先秦流傳至漢初的文獻，依據其知識的類型和施用以及傳承的源流，提出前所未有的一種分類架構。前一項是古今治校讎、校勘學者所重視的工作，《別錄》所謂“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

‘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①即指此。傳統學者於文獻的訛誤，透過版本的研究，字詞的比較，而對內容有所謾正，排除了障礙，讓後人順暢地通讀中國古典載籍。毫無疑問，這是當今文獻學家所不陌生的。然而今人論“校讎”或“校勘”，有時會將重點置於此，而忽略了圖書與文獻分類以明知識源流的重要性。著名文獻學家喬衍琯(1929—2008)說：

我國歷史悠久，載籍繁富，而每經一次傳鈔或刊印，便不免有些脫誤、衍羨或顛倒的情形，影響到學術研究，便得靠精密的校勘來改正，而校勘又是讀書的基本功夫。我國校勘書籍，早在周秦，便已注意到，而宋代盛行雕板印書，清代崇尚實學，校勘學都有輝煌的成就。宋人對校勘的見解，散見於文集、筆記或所校書的敘跋中，清人如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盧文弨的《群書校補》，都極精審，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更建立了校勘的體系。此後校勘益密，陳垣撰《元典章校補釋例》(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史語所刊於北平)，胡適之推爲我國校勘學走上科學道路之傑作。王叔岷校諸子數十種、《史記》一百三十卷，旁及《孟子》、《陶淵明詩集》等，更集其數十年校勘的學識經驗，撰爲《校讎學》，後出轉精，又超越清儒的成就^②。

喬先生講校勘、校讎，側重了技術層面也就是文獻的校訂工作，卻沒有提及文獻編次所涉及圖書與知識源流變遷的研究的重要性。而後者在整個文獻學史及至於廣義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發展源流上，重要性絕不在前者之下。劉向《七略》、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藉由圖書部次而轉對於文史知識作宏觀的

① 引自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冊，卷三十六，第657頁。

② 《中華百科全書》“校勘學”條目，參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中華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華百科全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5冊，第571頁。

分類，在中國近世亦不乏學者加以繼承，其中當以鄭樵（1104—1162）及章學誠（1738—1801）為最著名。鄭樵的學說具見於《通志·校讎略》；學誠的學說則具見於《文史通義》及《校讎通義》。嚴格來說，章學誠的學問主要還是來自鄭樵，而《校讎通義》實係不完整的文稿，亦係章氏中年未定之論，他的相關學術思想的定論，還是多寄託於晚年撰寫的《文史通義》諸篇^①。回溯鄭樵的“校讎”之論，見於其《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第一的第二部分“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的第一篇說：

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

① 章學誠注意到鄭樵，和他畢生的論敵也是景仰者戴震也不無關係。學誠在《答客問上》說：“癸巳（雄按：乾隆三十八年[1773]）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警，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推陷廓清之功。”（《文史通義》內篇四，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影印劉氏嘉業堂本，1973年，上冊，卷四，第84頁）本年夏是學誠畢生第二次遇到戴震，可能是在他與戴震在寧波道署相遇之前的一次，其時學誠在史學上已窺見門徑，自信滿滿。而同年學誠撰《與嚴冬友侍讀》說：“識力頗進，而記誦益衰，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草創未多，頗用自賞。”（《章氏遺書》，中冊，卷二十九，第747頁）這一年他的“校讎之學”“上探班劉”，那就是追源於《七略》《漢志》，但當年尚未撰《校讎通義》，而是開始經營《文史通義》。而翌年（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學誠撰成《和州志》並從中輯為《和州文徵》八卷，後刪為《和州志隅》二十篇。《和州志隅·自敘》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徵諸實事也。”（《章氏遺書》，下冊，外編卷十六，第1236頁）當年學誠對於鄭樵略有批評，但並未影響他對鄭的推崇。至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學誠始著成《校讎通義》四卷，而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學誠在大梁遇劫匪，失去所有書籍，也包括《校讎通義》。他在《跋西冬戊春志餘草》記：“余自辛丑游古大梁，所遇匪人，盡失篋攜文墨，四十四歲以前撰著，蕩然無存。……但已著《校讎通義》四卷，自未赴大梁時，知好家前鈔存三卷者，已有數本。及余失去原稿，其第四卷竟不可得。索還諸家所存之前卷，則互有異同，難以懸斷，余亦自忘真稿果何如矣。遂仍訛襲舛，一併鈔之。”（《章氏遺書》中冊，卷二十九，第747頁）由此可見今本《校讎通義》並不完整，亦非原本。

故，而書不亡^①。

由此段話中可見，鄭樵論“校讎”，其首要的關懷，在於分類例，守專家之學而使學術能超越個人的生死，代代相傳。對於書籍類例的區分，也就等於上文所說的“對於知識的分類”。唯有成功地區分書的類例，才能讓書的要旨明晰，進而讓學術能專精。而專精，正是學術超越於世變以外的一種永恒的作用。“世有變故”也許是無法避免的，但書不亡，世變背後的穩定價值就能藉由書籍的保存、學術的專精而守住。這是“校讎”在改正脫誤、衍義、顛倒的技術工作之上，更為深遠的理想。章學誠《校讎通義》論“校讎”尤深於此一項工作：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②。

學誠所謂“道術”，講的其實是一種人文文化變遷的理路^③。人類生活形態與夫文明的發展，是聖王立政創制的依據，而官府政制的文字紀錄，即所謂“史”，實乃儒家經典的原始，而為後世學術的起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其意義範圍，已經超越對文獻書籍“脫誤、衍義或顛倒的情形”加以校正的技術層面工作，也並非僅僅只是目錄學的編目工作，而是進而及於歷史文化的偉業。

以上略說兩類“校讎”，相信都是當世治校讎學的學者所熟知的，不待贅言。後一種“校讎”涉及文史知識的分類，需要具備對於

① 鄭樵著，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下冊，第1804頁。

② 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一，《章氏遺書》，上冊，卷十，第213頁。

③ 詳見鄭吉雄《論章學誠的道與經世思想》，《臺大中學報》第5期，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92年6月，第303—328頁。鄭吉雄《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因緣——“理”與“道”的新詮》，刊《文史哲》“創刊六十周年紀念專號”總324期，濟南：山東大學，2011年5月，第163—175頁。

人文學、文獻學的宏觀視野，高瞻遠矚。雖然經鄭樵、章學誠的闡發，為學界所知悉，唯因晚近中國文史領域受西方文明衝擊，尤其歐美大學分科觀念的規範，今天言“校讎”或“校勘”的學者，已鮮少致意於此，可為之太息長嘆，但亦無可如何。至於前一種強調蒐羅版本、訂正異文的“校讎”，雖然廣泛受到當世治校讎學的學者所注意，但其實箇中種種繁複的問題頗不少，未發之覆尚多。本文特別要提出的是中國文獻裡面字詞的多義性(multiplicity of meaning)所呈現一字多義的現象，有時在校勘工作，很容易被忽略。學者對於比對不同版本而發現的異文，除了能辨別異文的對錯、版本的優劣外，也要着眼於不同異文之間共同呈現的關係。簡而言之，由於漢字具有形音義統一的特性，統一之中又有參差：有兩個字形異而義同的，有兩個字音近而義通的，也有兩個字形混而義異的。這些情形，導致一個文本中的某個字在不同版本中出現各式各樣異寫（即“異文”）的情況。由於情況眾多，原因繁複，校書者應避免遽爾下斷語，在彼此之間做是非判斷，獨取其中一種字形以擷取某一種意義，而是應該透過訓詁的知識，注意不同版本的異寫，其實可能反映的是經典字詞的多義性——某一個字同時具有兩種或以上的意義，可以並存。研究者應將這幾種字義一併考慮，勿輕易取捨。以下謹以《周易》版本異文為例，撰為本文，就教於方家。

二、《周易》的異文與校讎問題

《周易》包含“經”（卦體、卦辭、爻辭、卦序等）及“傳”（即十翼），其涉及校讎的工作，首在於版本異文的問題。《經典釋文》所列版本的異同至多，其中經文異文甚多，形成的原因也很多。近世出土文獻中出現多種本子的《周易》，如馬王堆帛書《周易》（以下簡稱《帛易》）、阜陽雙古堆《周易》殘簡（以下簡稱“阜陽《易》”）、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以下簡稱“上博《易》”）等，以及疑為《歸藏》而

與《易》相關的文獻，版本的異同增多了，研究的材料豐富了，的確有利於研究者將《易》學向前推進。不過這部經典的異體字原本繁複的情形，因新材料的出現而更形複雜，也是事實。然而研究者對於這些古今出現的異文，往往會將之單純化，加以處理。阜陽《易》的整理者韓自強就說：

阜陽《周易》出現的異文，都是因為衍、奪、通假和使用古今字不同而造成的。

《帛易》出土後，李學勤評論其中的異文，特別指“異文大多數是文字通假”：

當然，帛書與通行本比較，不一定帛書總是更好，而且異文大多數是文字的通假^①。

我同意帛書與通行本比較，不一定較好，說異文中有不少是文字的通假，基本上也沒有錯；但這種說法很容易誤導學者：只用“通假”的原則，就將原文似乎讀不通的字，一概以讀音類近、“一音之轉”、“聲近可通”等為理由，轉讀為另一個字，以求符合研究者自身主觀所希望的意思。這種研究取向，近年在《易》學界非常普遍，學者當不會陌生。韓自強的一番話，就是很典型的例證：

阜陽《周易》有些異文使用了比今本字義更為準確明白的字。例如“豫”卦的“盱豫”作“歌豫”；“復”卦的“无祇悔”作“无智悔”。就使得令人費解的“盱”、“祇”兩字的含義得以明瞭。再如“剝”卦裏的“剝牀以辨”、“剝牀以膚”，牀何以有膚、有膝蓋！這些難解的文句，在阜陽《周易》簡裏作“僕牀以膚”，帛書作“剝臧以膚”，僕、臧皆是古代的奴隸，剝是小擊，牀和臧都是

^① 李學勤《〈周易〉研究的新途徑——讀〈帛書周易校釋〉》，《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3期，湘潭：湘潭大學，1991年7月，第155頁。

戕字的假借字，“僕戕以膚”或“剝臧以膚”，都是說奴隸的皮膚或膝蓋受到創傷，這樣，“剝”卦的內容就很容易理解了^①。

韓先生整理阜陽《易》十年以上，備極辛勞，人所共知。但上述的解讀方法，真是完全讓人無法接受，舉三方面說明：

1. 卦爻辭非常古老。就像《尚書·周書》諸篇、《詩經·大雅》、《周頌》一樣，卦爻辭本來就不可能容易解讀。後人解讀卦爻辭，應以準確靠近原義為目的，而非以“容易理解”為目的。

2. 凡指某字應“讀為”或“讀若”某聲，或某字是另一字之假借，應有輔證，不能單純以聲音為關聯，直接指稱假借而不理會上下文脈和其他輔證。

3. 究竟卦爻辭的性質是什麼？這至今仍沒有可靠的答案，何以見得多記大人君子治國用兵的《周易》卦爻辭，竟然會瑣碎到紀錄“奴隸的皮膚或膝蓋受到創傷”呢^②？

事實上，經典出現異寫、異文的原因很多，除了一般常見的“假借”、“形近而誤”、“涉上文或下文而誤”等之外，還有地域、年代、書寫者之身分與習慣，乃至於本文的“一字多義”等原因都存在。後人不能因為古典“難解”，就儘求方便易解以圖了事。“假借”是一個容易借用的理由，尤其應該謹慎從事。事實上《易》學界以及出土簡帛研究者濫用假借、不去全面追溯字義的歷史發展的情形已經太多，熟悉這一行的學者一定知道。個人近年曾針對“行”、“中”兩個字寫過兩篇長文^③，討論其字義變遷的類別與軌迹，正是希望提示學界對

①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0頁。

② 說詳拙著《論〈易經〉非占筮紀錄》，《周易研究》2012年第2期，濟南：山東大學易學與古代哲學研究中心，2012年4月，第24—32頁。

③ 鄭吉雄、楊秀芳、朱歧祥、劉承慧《先秦經典“行”字字義的原始與變遷——兼論“五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5期，臺北：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9月，第89—127頁。鄭吉雄《先秦經典“中”字字義分析——兼論〈清華簡·保訓〉“中”字》，簡帛經典古史研究國際論壇，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辦，2011年11月30日—12月2日。

於古代經典字義應採取更嚴謹的態度。關於《周易》異文，多年前已有專門的著作出現^①，但頂多臚列歸納，斷言某一字應讀為某字而已，未嘗對異文可能反映漢語“多義性”的現象，有一絲一毫的發明。直至今日，除了幾篇拙文外^②，以個人的淺陋所知，似尚未見有學者專注於此，殊為可惜。

蒐羅《周易》異文的著作，最早且最為豐富的，當推陸德明《經典釋文》，其中所列，何止百條。那是因為漢魏以前，《易》家各有師承，對於經典原文內容，各有所持，亦各有其獨特的說解。自鄭玄兼綜今古文，諸家經說散佚者多，幸而透過唐代《經典釋文》、《周易集解》一類書籍，才得以保存。其中有的是很單純的差異，例如“困”卦九四“困於金車”^③，《經典釋文》云“金車，本亦作金輿”^④。“車”是“輿”字的部件，二字意義相同。作“車”作“輿”，也許對爻義的解釋，關係不甚大。又或“損”卦《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窒”字《經典釋文》記“鄭、劉作憤，憤，止也”^⑤。“窒”之與“憤”均有“止”之義，意義亦無分別^⑥。又如“謙”卦，《經典釋文》記《子夏傳》作“嗛”，云“嗛，謙也”^⑦。“謙”、“嗛”二字形近義同，亦不至於混淆。

有一些異文對於校正原本經文、或使文義順通，是有幫助的。如“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帛書》“摧”作

① 如吳新楚《周易異文校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鄭吉雄《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6年6月，第1—33頁。這篇論文與其他四篇討論《周易》字義的論文並收入拙著《周易玄義詮解》，臺北：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年10月。

③ 本文所引《周易》經傳均據《周易正義》，為免煩瑣，不另出注。參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冊。

④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1984年，上册，第108頁。

⑤ 《經典釋文》，上册，第104頁。

⑥ 《詩·幽風·東山》：“洒掃穹窒。”（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八，《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5冊，第612頁）《幽風·七月》：“穹窒熏鼠。”（《毛詩正義》卷八，第587頁）《說文解字》：“窒，塞也。”（《說文解字注》，第346頁。）

⑦ 《經典釋文》上册，第85頁。

“浚”，張政烺釋為“逡”，義為徘徊不進^①。實則《經典釋文》釋“摧”：

罪雷反，退也。鄭讀如“南山崔崔”之崔^②。

鄭玄讀為“崔嵬”之“崔”，《說文解字》：“崔，大高也。”^③那就是巍峨之意，指的是山岳的崇高。面對崇高的山岳，而徘徊不前，這樣或能補充解釋《帛易》作“浚”而義為“逡巡”的徘徊不進的原因。當然，究竟文本講的是“崇高”（作“崔”）還是“逡巡”（作“浚”），從嚴格意義上說爭議仍在，問題又未必解決了。又如“明夷”卦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④，《經典釋文》討論“夷于左股”之“夷”：

“夷”，如字。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京作“眡”^⑤。

“如字”云云，是陸德明所確認的。如採子夏、鄭玄、陸績之“睇”字，釋為“旁視”，則旁視左股，難以理解。本爻“夷于左股”，似與下句“用拯馬壯”相承接，“夷”字似讀為“瘕”，義為“傷”^⑥，即傷於左股之意。

又如“睽”卦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經典釋文》：

①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7頁。

② 《經典釋文》，上冊，第100頁。

③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天工書局據經韻樓藏版影印，第441頁。

④ 雄按：王弼讀為“用拯馬，壯吉”。王弼《周易注》：“以柔居中，用夷其明，進不殊類，退不近難，不見疑憚，順以則也，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周易正義》卷四，《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冊，第183頁）

⑤ 《經典釋文》，上冊，第100頁。

⑥ 《春秋公羊傳》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瘕也。王瘕者何？傷乎矢也。”（《公羊傳注疏》，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八，《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21冊，第465頁）又按“大壯”卦《周易集解》引虞翻：“壯，傷也。”參李鼎祚輯《周易集解》卷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70頁。

掣，昌逝反。鄭作“掣”，云：“牛角皆踊曰掣。”徐“市制反”。《說文》作“𦨇”，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𦨇”，《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觶”。劉本從《說文》，解依鄭^①。

由此看來，“其牛掣”的“掣”字幾乎可以確定是形近而致的訛誤，其本字取義與“牛角”或有關，或“牛角皆踊”，或“角一俯一仰”，或“一角仰”。諸形不論爲“掣”抑或“𦨇”，都是因形近而訛爲“掣”字。透過異文，我們可以糾正原文的錯誤。這是一個顯例。

在這些例子以外，也有很多並不單純的異體字，不但字形不同，意義也南轅北轍，讓後世的學者不容易作取捨。如“豫”卦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的“簪”字，異體至多。《經典釋文》：

“簪”，徐側林反，《子夏傳》同，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王肅又祖感反。古文作貸。京作擗。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叢合也。蜀才本依京，義從鄭^②。

“簪”字有“貸”、“擗”、“臧”、“宗”、“戠”等異體計五種，讀音至少兩種。它們或僅知其形而未知其義，或採相同之形而不同之義（如蜀才），簡直讓人無從選擇。又如“益”卦上九《象傳》：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一詞，《經典釋文》：

音篇。孟作“徧”，云：周市也^③。

作“徧”則義爲周匝，作“徧”則不周匝，二字字形略有區別，意義適爲相反。又如“泰”卦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

①《經典釋文》，上册，第101—102頁。

②《經典釋文》，上册，第86頁。

③《經典釋文》，上册，第104頁。

行”。其中“包荒”，《帛易》作“枹妄”。《經典釋文》：

“苞”。本又作“包”，必交反。下卦同，音薄交反。“荒”，本亦作“亢”，音同。鄭注《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爲康，云虛也。……馮，音憑^①。

然則“包荒”或作“枹妄”、“苞荒”、“苞亢”，究竟哪一個爲正確？實無定論。惠棟《九經古義·周易古義》卷一“泰九二”條：

“包荒”，《說文》引作亢，從川亡，云“水廣也”。《釋文》云：“本亦作亢，音同。”（原注：鄭氏云：“亢讀爲康，虛也。”《穀梁傳》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是虛亢之名，其義同也。）^②

雄按：“包荒”的“荒”字，《經典釋文》：“鄭讀爲‘康’，云‘虛’也。”^③《說文解字》引則作“亢”，義爲“水廣”^④。鄭玄經說與許慎多不同^⑤，此處亦不例外。許慎引此卦而訓“亢”爲“廣”，顯然着眼於河，即讀“包荒”二字義爲被廣濶之大河所包圍。鄭玄讀“亢”爲“康”訓“虛”，則着眼於“包”而讀爲“匏”，“包亢”就是“匏虛”。“匏虛，用馮河”，是將匏瓜掏空，用以渡河，即《莊子·逍遙遊》所謂“慮瓠以爲大樽”：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

①《經典釋文》，上册，第83頁。

②惠棟《九經古義》卷一，《清代學術筆記叢刊》據省吾堂四種本影印，北京：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13冊，第14頁。

③《經典釋文》，上册，第83頁。

④《說文解字注》，第568頁。

⑤如許慎著《五經異義》，鄭玄著《駁五經異義》。

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①

“包荒”二字究竟採用何形何義，許、鄭兩位經學大師的訓釋即截然相異，實讓人費解。又如“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鹿”，《經典釋文》：“王肅作麓。”^②鹿、麓二字，影響到該爻的說解。《周禮·夏官·大司馬》：

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③。

又《天官·大宰》：

虞衡作山澤之材。

賈公彥《疏》：

案“地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川林者謂之衡。”則衡不掌山澤。而云“虞衡作山澤”者，欲互舉以見山澤兼有川林之材也^④。

如作“鹿”，此爻即謂君子射獵逐鹿至於森林之中而無虞人引領^⑤。如作“麓”，此爻即謂君子行入山澤之中並無虞人引領。二者對經義終極的解讀，也許無大分別。但對此爻義的解釋，畢竟至爲不同。不過，有没有可能這個字同時指涉“鹿”、“麓”二字呢？如果考慮本文所提出卦名一字多義的現象，我們也很難完全排除

①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冊，第36—37頁。《說文解字》：“瓠，瓠也。”（《說文解字注》，第434頁）

② 《經典釋文》，上冊，第77頁。

③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十九，《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8冊，第911頁。

④ 《周禮注疏》卷二，《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7冊，第40頁。

⑤ “君子幾不如舍”，《經典釋文》又記：“鄭作機，云：弩牙也。”（上冊，第77頁）鄭讀“幾”爲“機”，言機不如舍，有射獵的情狀，則以作“鹿”於義較勝。

“鹿”、“麓”兼採的可能性，但畢竟此一例並不似下文討論“井”、“履”那樣明顯，所以我們也不好遽爾下定論，以某字爲是，某字爲非。

又如“師”卦卦辭“師，貞，丈人吉，无咎”，王弼《周易注》：

丈人，嚴莊之稱也。爲師之正，“丈人”乃吉也。興役動眾，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①。

朱熹《周易本義》：

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②。

《帛易》及上博《易》皆作“丈人”，與今本無異。然而，“丈人”一詞，《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辭僅此一見，是屬於比較罕見的詞彙。唯李鼎祚《周易集解》載崔憬引《子夏傳》，“丈人”作“大人”^③。倘若經文本作“大人”而後世抄本始誤作“丈人”，不但竹簡本與帛書本抄寫錯了，後世注家如王弼、朱熹的說法亦皆誤^④。然如今考察此字，讀爲“大人”雖較“丈人”爲通順，畢竟屬於孤證，即使有上博《易》以外的出土文獻作“大人”，亦難遽爾推翻簡帛本及今本。

又如“晉”卦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失得”，《經典釋文》：

如字。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馬、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⑤

①《周易正義》卷二，《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冊，第60頁。

②朱熹著，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62頁。

③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三，第56頁。

④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集解》引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李鼎祚曰：‘《子夏傳》作“大人”。’……亨按諸說是也。《易》恆言大人，無言丈人者。”（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7頁）

⑤《經典釋文》，上冊，第100頁。

究竟“失得”是否當作“矢得”？這並不容易定奪。“晉”卦上離下坤，為明出地上之象，“離為矢”是《說卦傳》之說，六五居外卦之中爻，故漢魏諸儒皆本《易》象之說，讀此字作“矢”，馬融、王肅云“離為矢”，未知是否出於深信《說卦傳》之說。但漢魏《易》家多用象數解《易》，且視經傳為一體。這樣推斷，這個異文“矢”字，也不能說確不可移（唯象數派大將虞翻讀“矢”為“誓”，卻表示其未採“離為矢”的取象之說）。

由上文可知，《周易》的異文極多而繁複，其實有許多因年代久遠，實難獲得定論，至今即使得出土文獻之助，仍然缺乏確據，恐難以平息爭議。治《易》之困難，除象數、義理糾紛聚訟甚多外，異文亦是重要因素，只不過一般讀者不去注意，沒能察覺其中的關鍵而已。以上引述的異文之“例”，雖未必能有定論，以確定彼此之是非，但至少提供了後代學者參照之用。也有一些異文，可以確定是有多義性的，例如“大有”卦之“有”，《雜卦傳》：

大有，眾也。

《經典釋文》：

包容豐富之象^①。

《詩·魯頌·有駟》：“自今以始，歲其有”，《毛傳》：

歲其有，豐年也^②。

《說文解字》“年”：

①《經典釋文》，上冊，第84頁。

②孔穎達《五經正義》本作“歲其有豐年也”，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阮元《校勘記》引《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云：“考此詩‘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為是”。（《毛詩正義》卷二十，《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6冊，第1641頁）

穀熟也。……《春秋傳》曰：“大有年。”

段玉裁《注》：

宣十六年經文。《穀梁傳》曰：“五穀皆孰爲‘有年’；五穀皆大孰爲‘大有年’。”^①

“大有”上九爻辭“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帛書》“祐”作“右”。《說文解字》：

祐，助也。右，助也^②。

“自天祐之”之“右”爲“祐”字的語源，加“示”旁，專指天之幫助、庇祐，但此種庇祐，在農業社會，當以“穀熟”爲最重要，所以這個“右”或“祐”字，是從“大有”卦名的“有”字而來。據此，《帛易》作“右”字，兼有“庇祐”和“穀熟”兩義，非僅有“助也”一義。換言之，如單純釋“自天祐之”爲得天之助，就代表了釋經者忽略了一字多義的原則了^③。

三、版本校勘與《周易》卦名多義性

傳本《周易》不同版本的異文多錄於《經典釋文》，而近世則出土文獻關於《易》的文本尤其豐富：

1. 漢石經：自宋代以降陸續問世的漢石經《周易》遺文，經屈萬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蒐輯考證而廣受注意。
2. 輯本《歸藏》：清代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以及嚴可均《全

①《說文解字注》，第326頁。

②分見《說文解字注》，第3頁、第114頁。

③張立文：“蓋天助爲右，故孳爲‘祐’。從示，以示自天助也。”（張立文《周易帛書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下冊，第600頁）即未顧及此“右”及“祐”字與“有”之間的語源關係。

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所輯《連山》、《歸藏》遺文，因為此二書與《周易》為相傳三代筮書，有可供比較的價值。

3. 帛書《周易》：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出土，其中有《周易》一種，以八宮卦的形式為卦序，卦名與今本不同。除六十四卦外，尚有：《二三子問》（共三十二節），卷下：《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五種。

4. 阜陽漢簡《周易》：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漢簡，其中有《周易》殘簡，經韓自強十餘年整理，而略可見其大體。據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屬卦爻辭的約1108個字，分屬53個卦，170多條卦爻辭。卦名保存的有32個。總計阜陽《周易》和今本、帛書不同的異文有63個字，和今本相同與帛書有別的異文51個字，和帛書相同與今本有別的26個字^①。

5. 上博《易》：1994年出現於香港文物市場，後為上海博物館收購的一批戰國楚地竹簡，其中有58支竹簡紀錄了34個《周易》的卦（部分為殘斷，含25個卦畫），總計1806個字。其中第32簡“睽”卦九三爻辭，缺“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舊藏的一支殘簡，恰好有這11個字，應該就是原缺的簡段^②。

6. 王家臺秦簡《歸藏》：1995年湖北省江陵縣荊州秦鎮郢北村出土秦墓，有大量竹簡，荊州博物館發表《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發掘

①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第100頁。

② 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簡“掣”字字形作“攴”，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第12頁）注稱“此字讀為‘掣’”，引饒宗頤《在開拓中的訓詁學——從楚簡易經談到新編〈經典釋文〉的建議》：“楚簡此本作‘攴’者，因諸掣、掣、掣均從攴為聲，《說文》四下：‘攴，巧攴也，從刀丰聲。’又丰字云：‘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讀若介。’攴字從介為聲，與初之丰聲讀若介正同音，可借用。《說文》角部：‘掣，一角仰也，從角初聲，《易》曰其牛掣。’今本《易經》掣作掣。《集韻》去聲十三祭：掣字下同音字共二十，掣又作摩，與掣、掣為一字。足見楚簡之‘攴’，乃丰、初之音借。”（原刊《第一屆國際訓詁學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

報告^①，其中包括一批164支簡屬《易》卦，包括卦畫、卦名及卦辭。這是一部從未發現過、與今本《周易》不同，卻與清人所輯《歸藏》有大量相近內容的本子。

以上的本子，內容異同極多，以下暫將焦點放在卦名之上。其中《歸藏》屬相傳殷商《易》，清儒輯本及王家臺秦簡都受到質疑。究竟這兩種《歸藏》有何種校勘的價值，因限於篇幅，擬另文討論。

六十四卦中，的確有不少卦的卦名雖有異寫，但應該只是假借字。如今本《周易》“需”卦，《帛易》作“襦”，上博《易》作“𦵏”，輯本《歸藏》亦有此卦，作“𦵏”。“需”、“𦵏”二字上古均屬“侯”部，而“襦”字或作“𦵏”，在《周易》僅一見，即“既濟”卦六四“襦有衣袽”，上博《易》作“需又衣絮，冬日戒”，“𦵏”又作“需”。按《說文解字》“襦”：

襦，短衣也。从衣，需聲。一曰𦵏衣^②。

“需”卦全卦取等待之義，和衣服並無關係。正如《說文》釋“需”：

需，𦵏也，遇雨不進，止𦵏也^③。

《說文》並未具體指“需”字有“𦵏衣”之義，因此，《帛易》的“襦”字只能說是“需”的假借，與另一字“𦵏”通，並未含有在“需”字以外的特殊意義。又如今本《周易》“臨”卦，《帛易》、阜陽《易》皆作“林”。“臨”、“林”上古皆“來”紐“侵”部，古音相同。又輯本《歸藏》無“臨”卦但有“林禍”，學者即讀為“臨”。“臨”卦卦義為君子臨民治民，字義並無林木或相關意義，其字作“林”應屬單純的假借，或可確定。至

①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37—43頁。

② 段玉裁《注》：“日部曰：‘安𦵏，溫也。’然則𦵏衣，猶溫衣也。”（《說文解字注》，第394頁）

③ 《說文解字注》，第574頁。

於“禍”字則不知何所指。又如今本《周易》“无妄”卦，《帛易》作“无孟”，阜陽《易》作“无亡”，上博《易》作“亡忘”，王家臺《歸藏》有“毋亡”，輯本《歸藏》作“母亡”。按“无妄”卦卦義，即孔穎達《正義》所謂：

物皆无敢詐僞虛妄，俱行實理，所以大得亨通，利於貞正，故曰元亨利貞也^①。

而其他諸本所作異寫，均無異於“无妄”的特殊意義。故彼此間僅有單純的假借關係。其餘許多卦，包括“咸”^②、“遯”^③、“晉”等^④，以及“否”卦《帛易》作“婦”，“損”卦輯本《歸藏》作“員”，“剝”卦阜陽《易》、輯本《歸藏》皆作“僕”，都屬於單純假借之例。將“剝”字讀為奴僕之“僕”，並無根據。

但此外尚有不少卦，情況截然不同，不同的本子作異寫，並不是單純的假借，而是有超過一個意義的牽連。如“坤”之為卦名，《釋文》云：

本又作“𡙇”^⑤。

“坤”之與“𡙇”之為異體，就涉及解讀的問題。王引之《經義述聞》說：

《說文》：“坤，地也。《易》之卦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坤”。其作“𡙇”者，乃是借用“川”字。考漢孔鮒




①《周易正義》卷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冊，第135頁。





②《帛易》、上博《易》、輯本《歸藏》皆作“欽”。“咸”、“欽”上古同屬侵部。

③《經典釋文》一本作“遯”，又作“遁”（上册，第98頁）。《帛易》作“豚”，上博《易》作“豚”，輯本《歸藏》作“遯”。

④《帛易》作“晉”。按“渙晉”為日出地上之象，日有火象，與水無關。故作“渙”可確定為假借。

⑤《經典釋文》，上册，第76頁。

碑、堯廟碑、史晨奏銘、魏孔羨碑之“乾坤”，衡方碑之“剝坤”，鄆閣頌之“坤兌”，字或作，或作，或作，皆隸書“川”字。是其借“川”為“坤”，顯然明白。“川”為“坤”之假借，而非“坤”之本字。故《說文》“坤”字下無重文作“𡿨”者。《玉篇》“坤”下亦無“𡿨”字，而於“川”部“𡿨”字下注曰：“注瀆曰川也。古為坤字。”然則本是“川”字，古人借以為“坤”耳^①。

按《帛易》“坤”卦名正作“川”。“川”，王氏父子以為是“坤”的假借，並非“坤”的本字。然而，出土竹簡陰爻皆作“八”或“人”，“𡿨”字諸形如、“”、“”等似均與坤卦卦體“”形的側置相似。以此而論，“𡿨”可能是坤卦在簡帛出土文獻的卦體之形的借用，它與“坤”字的關係，就不是假借，而是指涉同一卦名的兩個不同的字。這個“𡿨”字，後來部分抄寫者因形近而寫成“川”，也有仍保持原形如王氏父子所引幾種碑銘的寫法，在“川”、“𡿨”之間。《象傳》作者以“川”、“順”同音，遂引申為“地勢坤”，形成如王氏父子所說的“天行健”，“健”即是“乾”，“地勢坤”，“坤”即是“順”的平行現象。至於“坤”字最早出於戰國，右旁从“申”即與閃電有關，與“𡿨”意義並無關連^②，但合而觀之，則可以窺見相對於“天”或“乾”而與大地相關的意義^③。

又如“履”卦之“履”本義為鞋履，引申為步履，故有“履虎尾”、“履道”云云，但實則同時含有“禮”之義，因禮儀禮制，重在實踐，如

①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5頁。

② 程燕《談清華簡〈筮法〉中的“坤”字》一文（刊《周易研究》2014年2期，第19—20,31頁）認為《清華簡》“坤”字作為从“大”、“昆”聲。實則此字下筆並非“大”字，實為兩陰爻，形狀與眾多出土數字卦陰爻之形幾完全相同。

③ 楊秀芳論證“乾”《帛易》作“鍵”，“鍵”與“捷”、“捷”等字為一詞族（word family），“鍵”、“捷”皆有支撐之義，與“乾”的“天”的象喻有關。詳楊秀芳《從詞族研究論“天行健”的意義》，收入鄭吉雄、佐藤鍊太郎主編《臺日學者論經典詮釋中的語文分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年，第35—76頁。又參拙著《試從詮釋觀點論易陰陽乾坤字義》，收入《周易玄義詮解》，第1—44頁。

人行步。故“履”卦《象傳》云：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辯上下”正是“禮”之要義，故“履”卦，《經典釋文》云：

利恥反，禮也^①。

“履”初九“素履”，《周禮·屨人》：

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屨、黃屨；青句、素屨，葛屨^②。

又《儀禮·士冠禮》：

素積白屨，以魁拊之^③。

《周禮》、《儀禮》所記之禮晚於《周易》卦爻辭時代，但可反證“素履”或“素屨”屬於古禮之一部分，足證“履”與“禮”的關係。難怪“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經典釋文》云：

如字。鄭讀履爲禮^④。

鄭讀“履”爲“禮”，衡諸古史，的有確據。《帛易》“履”卦正作“禮”，恰好說明了“履”、“禮”的關係。可見將“履”寫成“禮”，並不是單純的假借，而表示此卦兼指“履”、“禮”二義，包含的意義在一種以上。

又如“井”卦，諸本無異，唯上博《易》作“茌”，從表面上看，“井”

①《經典釋文》，上冊，第82頁。

② 賈公彥《疏》：“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周禮注疏》卷八，《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7冊，第254頁）

③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卷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0冊，第59頁。

④《經典釋文》，上冊，第76頁。

中有水，作“茌”傳達此一字義，似理所當然。但證諸本經內容，則實不然。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王引之《經義述聞》“舊井无禽”條：

《易》爻凡言田有禽、田无禽、失前禽，皆指“獸”言之。此禽字不當有異，井當讀爲阱；阱字以井爲聲。（原注：《說文》：“阱，大陷也。從阜井，井亦聲。”）……是阱所以陷獸也。舊阱，湮廢之阱也。阱久則淤淺，不足以陷獸，故无禽也。……卦體上坎下巽，坎爲陷，巽爲入，故有禽獸陷入於阱之象。初六陰爻體坤，坤土塞阱，故湮廢而不用也。不然，則久井不見渫治，爲禽所不嚮，仍是井泥不食之義^①。

王氏父子從“禽”字的義訓（非家禽，乃專指捕獵之野獸）論證“井當讀爲阱”，但事實上此一解說猶有一間之未達。“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之義，係指舊井已涸，用以取水則無水可食，用爲陷阱又無禽可獲，引而申之，雖無凶象，但亦如卦辭所言“无喪无得”。據此卦名，“井”字在此卦卦爻辭中，原本兼指水井、陷阱兩義，諸本作“井”，雖不能同時兼指此兩義，但至少可以將兩義同時包括。上博《易》抄寫者在“井”下加“水”字成“茌”，則反而使“陷阱”之義被忽略了，後人就讀不到“舊井无禽”中特有的“陷阱”的意思了。

與“井”卦頗有相關的是“習坎”卦，亦與陷阱有關。《經典釋文》云：

徐苦感反，本亦作“埵”，京、劉作“飲”，險也，陷也^②。

《說文解字》引亦作“飲”。又《帛易》作“習贛”，《歸藏》此卦則名爲“勞”（王家臺本）或“羣”（輯本），字無可說。“坎”於八經卦之象爲

①《經義述聞》卷一，第27—28頁。

②《經典釋文》，上册，第95頁。

“水”，然而此卦爲“習坎”而非“坎”，初六、六三爻辭皆言“入于坎窞”，六四“納約自牖”、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皆強調陷身坎窞之中未能脫身。是故諸家所釋，此卦以“培”、“飲”之義爲主，以“水”之義爲輔。王弼《周易注》：

坎，險陷之名也^①。

朱熹《周易本義》：

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②。

然則“習坎”之“坎”，取其涉水危險之象；“習飲”則取其坎窞、陷阱之象。兩種寫法，意義雖微有不同，但終極取向則一致。我不認爲有誰可以在這種異文之中，區分出對錯、是非，甚至優劣。

再舉“觀”卦爲例，王家臺秦簡《歸藏》亦有此卦，卦名作“灌”。“觀”、“灌”二字，似屬異文而無關。然而“觀”卦卦辭：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周易集解》引馬融：

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③。

“觀”之爲義，與“盥”有關，“盥”爲“進爵灌地以降神”，則與“灌”亦有關。無怪乎王家臺秦簡《歸藏》作“灌”了。王弼《周易注》：

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

①《周易正義》卷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冊，第152頁。

②《周易本義》，第122頁。

③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第112頁。

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盡夫觀盛，則下觀而化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顙若”也^①。

《說文解字》“觀”：

諦視也。从見，萑聲^②。

“觀”、“灌”皆从“萑”，輯本《歸藏》此卦作“瞿”，以王家臺秦簡《歸藏》作“灌”考之，顯然為“萑”形近之誤。“觀”、“盥”、“灌”又與“裸”有關。《說文解字》“裸”：

灌祭也。从示，果聲^③。

由此可見，王家臺秦簡《歸藏》之作“灌”，絕非只取聲音的相同以為“觀”之假借，而是關乎祭祀的內容與精神。《春秋左傳》襄公九年“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杜預《注》云：

裸，謂灌鬯酒也^④。

孔穎達《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裸”，即灌也，故云“裸謂灌鬯酒也”。裸是祭初之禮，故舉之以

①《周易正義》卷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冊，第114頁。

②《說文解字注》，第408頁。

③《說文解字注》，第6頁。

④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8冊，第1004頁。

表祭也^①。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玄《注》：

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②。

扼言之，“裸”為祭禮之專名，“灌”則專指禮中“灌以鬱鬯”之儀式^③。《禮記·郊特牲》：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絜蕭合羶薌。

“羶薌”即“馨香”。鄭玄《注》：

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薦”^④。

這部分的祭禮，先使氣味（臭）達於淵泉，再使氣味達於牆屋。前者為“灌”禮，屬陰；後者為“薦”（奠）禮，屬陽。先陰而後陽，次序井然，黃慶萱：

盥、薦都是宗廟祭祀的儀式。盥，通灌。於宗廟神龕前東向束白茅為神像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束成的神像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薦，是將犧牲陳列在供桌上^⑤。

①《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8冊，第1004—1005頁。

②《周禮注疏》卷十八，《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8冊，第541頁。

③禘禮亦有“灌”之儀式。《論語·八佾》：“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23冊，第36頁）

④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二十六，《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13冊，第952—953頁。又《經典釋文》：“薌，音香。”（中冊，第729頁）

⑤黃慶萱《周易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0年，第250頁。

黃先生似乎沒有注意到祭祀儀式中也有陰陽之喻。朱熹《周易本義》：

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顒然，尊敬之貌^①。

雄按：“觀”、“灌”从“萑”聲，“灌”、“裸”、“盥”音義相近。可見“觀”卦本義，原本關乎神聖的祭禮，但又絕非如“古史”一派的解釋，指該卦爲記述某一古代故事，因爲“觀”卦諸爻都引申“觀臨”、“目視”之義，並不是史書記實。以“盥”字之會意而分析，字形象人手於器皿中洗滌。

倘若再以“臨”卦與“觀”卦互證，“觀”、“臨”互爲覆卦，“臨”亦有觀臨目視之義。《說文解字》“臨”字緊接“監”字之後，釋“監”字爲“臨下也”，釋“臨”字爲“監也”^②。二字互訓。“監”字甲骨文象人俯身自器皿所盛之水爲鏡自照^③，故稱“監”，或加偏旁爲“鑑”，與“臨”字象人巨目注視，“觀”卦“觀我生”、“觀其生”、“觀國”等義亦相近（凡《周易》六十四卦，每兩卦爲一組，每組意義或相反，或相近）。“觀”卦卦辭用“裸”、“灌”祭祀之義，以譬喻觀民、自觀的神聖性。祭禮先“裸”而後“薦”，“盥而不薦”，意即向先祖神靈敬酒，而不以宗廟祭祀的慣例獻祭，“有孚顒若”，主要依靠的是個人的信孚。“臨”有“君臨”之意，指君主臨民教民，故有“咸臨”、“甘臨”之名；“觀”則不限於君主，而及於士大夫對人民生活各種觀察，故有“觀我生”（治國者自觀）、“觀其生”（觀民）之別。總結上文分析，“觀”、“灌”、“裸”、“盥”與“臨”、“監”等都彼此相關，共同呈現一種以神聖虔敬心情對待祭禮

①《周易本義》，第98頁。

②《說文解字注》，第388頁。

③何琳儀：“會人以皿中盛水照影之意。”（何琳儀《戰國古文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下冊，第1451頁）

的態度來觀臨人民，同時自監自省的意義。異文之難以區分對錯是非，又可藉此以見。

上文所舉之例子，皆一字兼有二義或以上。亦有如“升”卦，《帛易》、阜陽《易》作“登”（二字上古皆屬“蒸”部）二字屬同義。餘如“豐”卦，《漢石經》作“豐”，即“禮”之本字，《說文解字》釋“豐”為：

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凡豐之屬皆从豐，讀與禮同^①。

因“豐”卦諸爻“豐其蔀”、“豐其沛”、“豐其屋”，可見“豐”之義引申為盛大，而卦辭“王假之”，故與典禮有關。

值得一談的是今本《周易》“大畜”、“小畜”二卦，“畜”皆有畜積之意。“小畜”，《帛易》作“少彖”，《經典釋文》：

本又作“蓄”。……積也，聚也。卦內皆同。鄭許六反，養也^②。

又“師”卦《象傳》“君子以容民畜眾”之“畜”，《經典釋文》：

敕六反，聚也；王肅許六反，養也^③。

則“畜”有積聚、養育之義。“小畜”卦《象傳》釋為“君子以懿文德”，實由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二句講的就是水氣的畜積、畜養）而來。“自我西郊”指周民族居岐而言，“密雲不雨”疑指文王畜積恩德不發^④，故《彖傳》稱“施未行也”。而據《經典釋文》，“大畜”卦

①《說文解字注》，第208頁。

②《經典釋文》，上册，第81頁。

③《經典釋文》，上册，第80頁。

④文王“積善累德……陰行善”（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2年，第116—117頁），有潛龍之象。“諸侯皆向之”，終能“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文王有聲》，《毛詩正義》卷十六，《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6冊，第1236頁）。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有所畜積而東向拓土，在周人而言，即屬文王之象。

之“畜”本又作“蓄”，與“小畜”相同^①。然而“大畜”的“畜”字字義，又兼指體型大的牲畜，即爻辭所稱“豮豕”、“童牛”、“良馬”。以“豮豕之牙”一辭，可知“大畜”卦所述的牲畜非豢養於家中，而係自外捕獵而得，因其勇悍而易傷人，故爻辭稱“豮豕之牙”。其餘“童牛之牯”、“良馬逐”，都清楚提示了獲得此類野獸的主人應設法駕馭並防範，避免受其傷害。正如《彖傳》所言，“大畜”卦精神在於“養賢”：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以此譬諸天子諸侯養賢，賢士的能力强大者（不論文武）亦容易傷害其主人，故古人有養士譬如養虎、養鷹的種種譬喻^②。這一類的思維，即源出於“大畜”卦。卦辭所謂“不家食”，就是不食於家之意，亦即獲之於野外的意思。天子求賢，多從宮廷以外求，湯之聘傅說、文王之延呂尚，都如此。得賢以後，即畜養於朝廷。總之“大畜”、“小畜”皆有畜積、畜養之義，《帛易》“小畜”之“畜”作“蓄”、上博《易》“大畜”之“畜”作“豮”，均為同義之異文，但《經典釋文》二卦下皆云“本又作蓄”，《帛易》“大畜”之“畜”亦作“蓄”，則兼有“豢養”及“畜積”二義。“大畜”之“畜”更兼有抽象之“畜積”及具體之“牲畜”二義。《歸藏》所記兩卦名，多一“毒”字，輯本“大畜”作“大毒畜”，王家臺簡未見。輯本“小畜”作“小毒畜”，王家臺本作“少督”。“少督”之

①《經典釋文》“大畜”：“本又作蓄，敕六反，義與‘小畜’同。”（上册，第92頁）

②韓非子早已以虎喻力量强大的臣下：“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韓非子·主道》，王先謙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8—29頁）《三國志·呂布臧洪傳》：“始，布因（陳）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25頁）又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冊，第127頁）

“督”，宜與“毒”為假借^①。“毒”字有二義，一為毒藥之意，如《周易》“噬嗑”卦“噬腊肉，遇毒”之“毒”；另一為養育之意，即《老子》“亭之毒之”、《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毒”^②。因可推知《歸藏》卦名之“毒”字，義為養育，實與“畜養”之意相輔。

四、結 論

經典異文甚多，而歷代的抄寫者在抄寫經文時，受限於文本物質的限制，當不可能同時寫下反映數種意義的文字的各種形體。《周易》亦不例外，如“井”之與“桼”，“坎”之與“飲”均是。字形雖含歧義，但畢竟任何抄本都只能選擇其中一種寫法，以寄託抄寫者自身解讀的意義。故對後世學者而言，抄不同的版本，讀到不同的字體，不同的寫法，應該要注意到：這些分歧不但反映了抄寫者對於該經典的某種特殊理解及詮釋，同時也注定讓讀者失去其他未被選擇而呈現出來的字形及其寄託的意義。如本文篇首所說，校讎學在中國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如果說文獻是文化與文明的載體，“校讎”就是保證文化文明能藉由文獻獲得完整而準確地承載與傳播的一門學問。如果治校讎學者不能察覺漢語“一字多義”的本質，對於異文的現象輕輕放過，最終結果，可能導致文化文明傳承的失真。這真是關乎民族文化命脈存續的大問題。生當後代的我們，作為學者，也應該高度警覺漢字“一字多義”的現象，追源漢語本身形、音、義合一的特性，將不同版本寫作不同形體的異體字放在一起，從形、音、義三方面參互比較，比合而觀，不宜一概用單純的方法視某字為本義，

① “毒”定紐幽部、“督”端紐幽部。二字音近可通。

② 王弼《老子注》：“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年，第44頁）《周易》“師”卦《彖傳》：“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經典釋文》：“毒，徒篤反。役也。馬云：治也。”（《經典釋文》，上冊，第80頁）《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郭象《注》：“毒，治也。”（《莊子集釋》，第1冊，第149頁）實則“師”卦《彖傳》、《莊子·人間世》《注》所訓“治、役”，義與“育”亦相通，因養育人民，與治役人民，並無二致。

其餘諸體則爲假借；更不宜用是非對錯的觀念，擇一以爲正確，視其餘爲誤寫。大雅君子，當致意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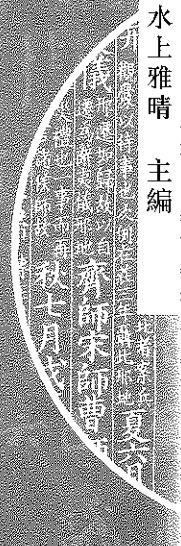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鄭吉雄，香港教育學院文化史講座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荷蘭萊頓大學歐洲漢學講座。

《周易》
序之
卦名

本物
《周
給歧
自身
存體，
經而
中國
是學
其的
其是
也一
義是，

和
版
法
網

劉玉才 水上雅晴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經典與 校勘論叢

劉玉才 水上雅晴 主編

升觀象以待事也次創在莊三年薊北耶地夏六月
儀那遷如歸故以自齊師宋師曹而
遷為歸夷儀耶地秋七月戊
失禮也一事而再
諸侯師故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經典與校勘論叢 / 劉玉才, (日) 水上雅晴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301-25696-1

I. ①經… II. ①劉…②水… III. ①古籍—校勘學—文集 IV. ①G256.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84337號

- | | |
|-------|---|
| 書名 | 經典與校勘論叢 |
| 著作責任者 | 劉玉才 水上雅晴 主編 |
| 項目統籌 | 東亞漢籍研究工作坊 |
| 責任編輯 | 吳遠琴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301-25696-1 |
| 出版發行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
| 網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
| 電子信箱 | dianjiwenhua@163.com |
| 電話 |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
| 印刷者 | 北京大學印刷廠 |
| 經銷者 | 新華書店 |
| | 650毫米×980毫米 16開本 33.5印張 410千字 |
| | 2015年04月第1版 2015年04月第1次印刷 |
| 定價 | 84.00圓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鈔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
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

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
“《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研究”
(項目批准號:11AZW005)階段成果

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B)
“中日校勘學發展和相關的複合性研究”
(項目批准號:23320009)階段成果

目 錄

前言	劉玉才/1
校勘學——讀莊子	陳鴻森/1
校勘學的基本原理	池田秀三撰 水上雅晴譯/1
《易》學與校讎學	鄭吉雄/9
南宋刊單疏本孔穎達《毛詩正義·鄭風》校箋	石立善/38
日本舊鈔岩崎本《尚書》寫卷校證	
——兼論與敦煌寫本互證的重要性	許建平/98
論武英殿本《禮記注疏》的刊刻	李寒光/115
自述《春秋正義校勘記》之撰作	野間文史撰 水上雅晴譯/133
吳騫《皇氏論語義疏參訂》初探	影山輝國撰 水上雅晴譯/153
隋劉炫《孝經述議》復原研究解題	林秀一著 童 嶺譯/165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略說	關口順撰 水上雅晴譯注/206
顧廣圻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以《毛詩釋文校勘記》為考察中心	水上雅晴/242
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毛詩》所稱“正義本”考辨	程蘇東/263

《周禮注疏校勘記》平議

唐田恬/284

南昌府學本《儀禮注疏》所附校勘記辨正

張文/329

阮元《左傳注疏校勘記》成書管窺

——從陳樹華《春秋左傳集解考正》到阮書

袁媛/353

《孟子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

王耐剛/381

唐石經校譌

松崎慊堂撰 劉玉才整理/425

周易校勘記舉正

海保漁村撰 張學謙整理/465

宋本《周易注》附《釋文》校記

孟森撰 劉玉才整理/487

相臺本《周易》校記

孟森/511

《爾雅》校譌

松崎慊堂撰 劉玉才整理/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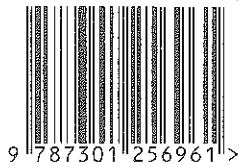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微信公眾號

ISBN 978-7-301-25696-1



9 787301 256961 >

定價：84.00元